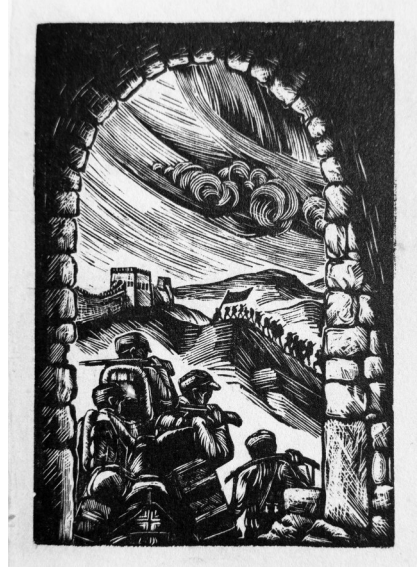




《120师在华北》组画之《转战古城内外》。

■ 凌承纬

2025年7月,《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8月13日,朋友来信说,展览自7月7日开展以来,每天人山人海,参观人数已超过30万。展览大厅内一处橱窗里,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一套多达34幅的黑白木刻组画,以及创作这套组画的工

■ 陶灵

一日,岱哥约我:“小徐从云南回来了,走,去喝茶!”小徐是位年轻的普洱茶师。在重庆上清寺空置的办公楼里,他租有两间工作室。坐定,待他烧水、洗茶、烫杯的过程中,我盯上了茶台上一只古拙的老瓷碗。

乳白色瓷釉上有几小块紫斑,碗沿带一圈咖啡色细边,一大块不规则黑疤,连着几条如地图上河流流经的黑丝线般纹理,交叉后各自闲散至碗沿。老瓷碗并不绚丽多彩,但小紫斑、咖啡边与大黑疤、黑丝线纹理配在一起,格外协调、融洽、顺眼。

“这老瓷碗是元代钧瓷。”小徐见我目不转睛,便解释道。

岱哥趁机介绍:“他是铜瓷与金缮技艺的传承人。”这是小徐的又一个身份。制茶师与瓷器之间,似乎应该存在着某种联系吧?我想。

小徐继续说这碗:“小紫斑是烧制中窑变自然形成的,我得到这件器物时,它已破裂成几块,还‘缺肉’。”

“钧瓷都有紫斑吗?”岱哥问。

“不是,窑变的机率很小。”

我又问:“‘缺肉’是什么意思?”

“器物破碎后,缺少了一些瓷片。”小徐仍说这碗:“我用大漆先把碎瓷片一块块黏接起来,‘缺肉’的地方又用大漆按原样补好。”大漆就是生漆,这种修补方法称金缮,文物修复也采用金缮技艺。原来,大黑疤与黑丝线纹理是生漆补后留下的痕迹。

■ 老高

盛夏的黄水,蓝天白云,大地一片翠绿。天地之间,山水相拥,勾勒出一幅幅天然的山水画卷。

晨光漫过太阳湖,湖面被揉成一片碎金。当微风拂过,湖面皱起细密的波纹。一艘艘游艇追逐戏水,有的悠闲自在,有的原地打转,有的腾空而起,好似鱼跃水面。人群里爆出一声惊呼,再看时,那腾空的游艇已稳稳落回波心,兴奋而刺激。

走在毕兹卡林园的小路上,涛声鸟鸣灌耳

■ 黄应森

烤鱼也许到处都有,但巫溪烤鱼可以说独树一帜,尤其是大宁河边的烤鱼。

大宁河是巫溪的母亲河,清澈见底。小时候,我最喜欢在大宁河的浅滩走来走去,无数麻麻鱼在你的脚上腿上蹭来蹭去,痒酥酥的。那时,河里有不少黄骨头、红尾巴、油筒子、洋鱼、青菊,甚至还有娃娃鱼。那时,吃鱼的人也不多,觉得寡淡寡淡的,没什么油水。后来,人们的生活改善了,饮食也讲究了。慢慢地,烤鱼也就登堂入室,成为一道硬菜了。

大宁河边的烤鱼兴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大宁河从巫溪老城流过,几乎贯穿大半个县城。开初,有人直接将餐桌支在河边,但河里到处都是鹅卵石,凹凸不平。后来,政府便在河滩边上平整了一大块空地。每到炎炎夏日,河滩上有十多家商家在此经营,密密麻麻的全是人。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大家选择在大宁河

具,引发众人围观。

这套题为《120师在华北》的木刻组画及创作工具,是几年前纪念馆派人专程到成都,接受中国新兴版画杰出贡献者、曾在重庆工作多年的已故画家李少言家人捐赠的。

有缘,30多年前笔者曾因为一本史书的写作采访李少言,听他详细讲过关于这套木刻组画创作的历史情况。

1940年,八路军第120师转战晋西北地区与日军作战。此间,师政治部宣传部决定,由李少言联络该部队几位美术工作者组成一个小组,创作一套反映120师部队战时生活的木刻组画,以此迎接中共七大召开。

由于战争形势变化,创作小组成员之间联络十分困难,于是,这个创作任务只能由李少言一个人来承担了。

李少言说,这套组画最后完成了42幅,全是在随120师转战各地的路途中的完成的。因为战事紧张,当时部队的情况不是行军就是打仗,几乎没有稍长一点的驻留时间,创作条件异常艰难。他只能随身携带纸笔、木板和刻刀,利用行军途中休息时间或战斗空隙时间进行创作。

其中一些画稿,是他在行军途中打着雨伞蜷曲在一只随身携带的小凳上画的,一些木板是在日军大炮不停的轰炸声中刻出来的。整个创作过程前后花了近一年时间。组画完成后,晋绥军区政治部把它编印成小册

孤绝之美

接下来,小徐的一句话把我吓了一跳:“‘缺肉’的地方,我用了两年时间才补好。”我马上想到钟乳石——洞穴内滴水中的酸钙沉积物经过上万年或几十万年时间形成石柱。

这碗的“缺肉”部分高约四厘米,长十二三厘米。成品生漆为稠糊状。小徐像刷糨糊一样,在“缺肉”处涂上一层,待几天后干了再涂,如水流之痕一般慢慢堆积。特别需要的是时间,但绝非只是时间,“这是硬本事!”我拿起碗,旋转着细看,佩服道。

小徐答话:“吃这碗饭的人都有这手艺。”我说他是谦虚。他笑着又从柜子里拿出一只褐咖色茶盏,瓷面泡泡翻天的样子。

我在云南买过一块火山石做的工艺品小鱼,那石上的泡泡与这瓷面很相像。小徐说:“这叫橘皮盏,宋代建窑产品,一个废弃的老窑子里出土的。”

这盏“缺肉”拇指大一块,另有几处瓷面也被碰破了皮,他已经全用大漆缮补好。

绝妙之处是,大漆的黑色不显眼,表面饰有大大小小的金色气泡,自然而然,感觉是刚沏茶时泛起的水沫,好像这盏原本就该是这个样子。饰面金色气泡叫“荫绘”,一种漆器描金工艺。

茶盏出土而来,金缮与荫绘技艺自古有之,但巧妙地用于橘皮盏的修复,又饰以气泡纹而不是草、花、虫等他物,这便是小徐的创意。

“他还画油画,四川美术学院毕业的。”看了这只建窑橘皮盏后,岱哥再次道出小徐第三个身份:青年画家。

天赐黄水

房。阳光穿透茂密的树林,耀眼的光影似灵动的彩带,给森林增添了几分梦幻。我躺在吊床上晃悠,倘若进入仙境,心变得无比宁静,沉醉于自然的诗意与馈赠。

徜徉天上黄水大剧场,人流如织,万人游客正在跟随太阳出来喜洋洋的咧儿调,翩翩起舞或放声歌唱,每一个跳起摆手舞的人脸上,都红润而从容,绽放出幸福的模样。

站在观景台极目远眺,绚烂的晚霞洒向山川,层林尽染,远处的长江就像一条飘落的彩带在崇山峻岭间逶迤向东。层峦叠嶂的原野和奔腾不息的江水,恰好形成奇妙的呼应,仿佛天地

烤鱼之上

边吃烤鱼,更多的是一种氛围,一种心态。

有不少人把餐桌直接支在河里,一边吃烤鱼一边泡脚,偶有轻风拂过将身上的衣服扬起,抚摸在肌肤上,那种感觉舒爽极了。

一次,我与万州来的朋友们在河边吃鱼,吃着吃着突然下起了雨。商家赶紧支起帐篷,但雨越大,没多久帐篷也招架不住了。没办法,我们几个当地人只好采取措施泄水,泄了这边泄那边,忙得不亦乐乎。吃鱼的主宾却并未受到影响,反倒兴致蛮高,有的还现场作诗,万州的朋友说这是他们这辈子吃到的最有意思的烤鱼。

巫溪烤鱼的大小也有讲究,一般两斤左右,太大的烤了不尽味,太小的肉太少,没什么吃头。还有烤鱼一定要用优质木炭烤,用电烤,烤不出那种味道。

成娃子烤鱼王的老板张成是巫溪最先经营烤鱼的,开始是在老城操场烤了卖,后来专门买了店面来经营。经过几十年的摸索,他有自己独创的烤鱼经。

子,发到120师所属连队和晋绥地区行政村。

“因为画中表现的内容都是战士和老乡们非常熟悉的战斗生活情景,让他们感到真实、亲切,所以喜欢。120师部队首长也很喜欢,关向应政委还向我要了其中的一幅《露营》挂在他住的窑洞墙上。”李少言曾对我说。

李少言1918年出生于山东临沂,自小喜爱美术,在省城济南念中学期间接触到新兴版画,自此便与这门新兴艺术结下毕生缘分。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他参加平津流亡同学会,后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一路南下宣传抗日救亡。1938年在武汉经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此间,在版画家陈九的指导下开始系统学习新兴木刻版画技艺。

1938年底,李少言从陕北公学毕业,先后在陕北公学剧团、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任职舞美、美术组组长,同时开始木刻版画创作。1939年12月,他奉调八路军120师,任司令员贺龙和政委关向应的秘书,随部队转战华北,由此历经了人生中一段难忘的岁月。木刻组画《120师在华北》便是他这段难能可贵经历的真实记录。

《120师在华北》组画不仅是李少言抗战时期木刻版画艺术的代表作,更是中国抗战美术史和中国新兴版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经典之作。

我很早前听过一个故事,说某工厂有台机器发生故障,大家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人修,要价一千元(当年属大价钱),来人只是在机器上画了一条线而已,修理仍由原工人操作。众人不悦:“画一条线值一千元?”“不!只值一元。”来人回答:“但知道画在哪里值九百九十九元!”

作为一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小徐坐在那里,定气凝神。我想,这应该如他说“吃这碗饭的人都有这手艺”淡定,但有些不同的是,一旦进入自己的境界,他画家的艺术灵感便被点亮,心、眼、手像旋律般和谐,因而他知道那条“线”该画在哪儿,而不仅只是会“修”。

一小截内径大拇指粗的黄旧竹筒,可以说一文不值,小徐在一端嵌入一枚“咸丰重宝”老铜钱,立起当茶壶盖托,化腐成奇。

更独到的一例:巴掌大一块民窑青花瓷盘残片,缺边像是被狗啃过一般,但底盘尚好,中间的“福”纹完整,原盘沿也有一截仍在。他称之“有天有地”。将缺边与原盘沿都包上一圈银片,银片上再错落地点缀着绿豆大小的银珠。银色耀眼,但属庄重、沉稳之色,与民窑的青花瓷十分般配。小徐用它做壶承盘——也是“福”承盘,别有一番滋味在案头。

制茶师与瓷器,又和艺术自然地联系在了一起,而且那么契合,几乎没有缝隙。

重庆一位艺评家看过小徐的作品后写道:“铜瓷与金缮,虽可追溯及古,然对大众而言却十分隔膜,由此或可说,过于小众的铜瓷与金缮犹如孤绝之艺,孤绝之艺产生孤绝之美。”

之间正在上演一场无声的共舞。

傍晚,华灯初上。皎洁的月亮一个高悬夜空,一个坠落湖中,相映成趣。你去她也去,你留她也留。月亮湖里,无数小船悠闲自在,船上隐约传来窃窃私语拨动心弦,划动的小桨板把湖面荡起涟漪,波光粼粼。那丰盈的倒影,清澈与翠绿相拥。我想,月亮湖里一定装满了故事。

天赐的黄水,风光秀天下。我相信,不仅是今天,明天她也依然会托起所有的灵动与从容,托起所有在山水之间发生过的和将要发生的传奇。

他告诉我,烤鱼除了在选材、去腥、佐味方面要下功夫,还要掌握好火候,要像写文章一样用心去烤。烤鱼也是有故事的,更有灵魂。它不仅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一种文化。

为了证实这一点,张师傅亲自示范给我们看,没几分钟香味就弥漫了整个屋子。烤出来的鱼外焦内嫩,别有一番风味。

吃烤鱼稍一分神,刺很容易卡住喉咙。但巫溪有一种民间土办法,叫九龙水,卡喉咙的人喝这种水,没多久,喉咙的不适感就会得到缓解。我自己试过几次,不知是心理因素还是果真有效,反正好了很多。至于九龙水的秘方究竟是什么,我至今不得而知。

前些年,巫溪为了更好地推销烤鱼,特意举办了几场打铁花。巫溪老城漫滩路可以说万人空巷,不少外地人也慕名前来。随着铁花飞溅,整个大宁河都沸腾了,巫溪烤鱼也随着宁河水奔向远方。

来巫溪不吃烤鱼,等于白来。

组画原为42幅,后因战事奔波散失而存留下来的只有34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收藏、展出的这套组画,是唯一在抗战时期拓印并保存至今的一套作品原件,弥足珍贵。

版画用纸是当年晋绥边区特有的麦秆和马兰草混合经手工制作的土纸。油墨也是边区老百姓制造的。粗糙发黄的纸面,斑驳稀疏的霉迹,80多年传承至今见证了战争岁月的火红、历史迁徙的沧桑。

《120师在华北》组画在晋西北地区展出后,曾送到延安、晋察冀、晋鲁豫等边区巡回展出,所到之处均受到欢迎。木刻版画对八路军战斗生活方方面面生动描绘,以及组画形式所具有的情节性、叙事性在抗日宣传工作中产生的效果,对边区美术创作影响颇大。其后,晋绥美术工作者先后又创作了多套受到普遍欢迎的木刻组画作品。

兴许正是基于历史的经验和启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李少言主持重庆、四川美术工作相当长一段时间中,版画组画创作非常活跃,涌现出了《红岩组画》《抗日烽火》《南方来信》《奴隶们创造历史》等一批载入史册的作品。

1940年秋,晋西北边区文联成立。李少言被选为晋西北美协主席,同时负责晋西北美术工厂、《抗战日报》《晋西北大众报》的美术工作。1942年,他的两件作品《重建》《挣

■ 木川

平湖的水陆地开始隐退了。没几天工夫,便嗖嗖嗖地从175水位,落到了150左右。平湖两边(尤以北滨为甚)很快出现了一大块一大块浅褐色的公顷,平日浩瀚的江面似乎一下子窄小了许多。几艘轮船同时走在一起,似乎还显得有点“打挤”。

到底是江面宽好?还是窄好?环肥燕瘦,各有所好。但作为库区人,自然喜欢宽一些为好。每到175水位,整个江面显得无比辽阔,一望无边。水和天浑然一体,让人分不清到底哪是天,哪是水,有一种“水在城中,城在水上”的感觉。

三峡工程竣工后,库区最高水位175米,最低水位145米。这“高”与“低”,“宽”与“窄”,不仅是工程发电的需要,更承载着库区蓄水、排水、分洪的艰巨任务。所以,大家都明白,宽宽窄窄,窄窄宽宽,都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一道永远也搬不走、移不动的风水。

其实,库区人现在都习惯了,已经不太在乎平湖的潮起潮落,只是把它看成一个季节的轮回。更像走亲戚,来来去去,去去来来,倒多了一份牵挂和亲热。

我的家就在平湖边上,推开窗子,一年四季的花开花落,都尽收眼底。到了退水季节,在江边看水的人倒多了一些。一堆堆城里人,常邀约约地来到江边,相互指点着渐渐变窄的江面:你看你看,下面就是原来的环城路、二马路;靠那边一点就是原来的胜利路、沙嘴河坝;再往右边一点,就是学溪河和响雪石琴……

更有一些老者,对着身边的小孙孙指点道:你看,我们原来的家,就在囤船右边一点点,旁边,还有好大好大的一棵

扎》与边区其他木刻家的30多件作品曾由周恩来带到重庆,参加当年10月在重庆举行的《双十全国木刻展》。浓郁的边区生活气息、质朴清新的艺术语言,使得这批作品备受大后方观众的青睐。

抗战胜利以后,《抗战日报》更名《晋绥日报》,李少言继任报社美术科长。此后几年间,他创作了一大批反映解放区军民现实生活的作品,如《生产练兵》《修渠》《播种》《做军衣》《闹元宵》等。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晋绥日报》报社全体人员随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抵达重庆接受恢复《新华日报》的工作。李少言任报社美术组组长并担任西南区美术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主席。

此后数十年间,作为艺术家,他先后创作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喜讯》《四十年的愿望实现了》《橘染川江》《老街新貌》《丁长发掩护突围》《川江水帘洞》《太阳升起的时候》等一批优秀的版画作品。同时,他先后作为西南、重庆和四川地区美术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为共和国美术,特别是重庆、四川美术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贡献了毕生。1991年9月,他与15位老艺术家一起,荣获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版画家协会授予的“中国新兴版画杰出贡献奖”。

2002年1月,李少言在成都去世,享年84岁。

黄葛树。

此时,昔日老城的街道、店铺、民居陡地同今天的移民拉近了距离,给了他们一次共话家常的机会。于是,我不由得想,这175的消退,是不是库区人同老屋一次特殊的聚会呢?

从另外的角度说,长江水位每年都有变宽变窄的时候。宽有宽的风范,窄有窄的韵味。

比如,每到六七月份,浩瀚的江水都蜂拥般地朝着大海奔去。不用十几天工夫,一块块浅褐色的公顷,便被绿茵茵的草坪替代了。那草,长得不深,颜色却绿得醉人,恰到好处地打造出一个个婀娜多姿的草坪。

前面是江水,后面是草坪,平湖陡地变成了一个俊俏的模样。常见一些年轻人惬意地平躺在草坪上,望着天上缥缈的白云,还煞有介事地哼起了粗狂而又悠扬的牧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

更有甚者,还异想天开地在朋友圈发出邀约:请到万州草原来!让人不由得呵出一声声会心的喟叹。

长江边的水中杉,也不失为枯水季节一道别致的风景。

这种树,都种在江水能够淹没的江边,为的是巩固堤坝。它们生长很快,不出两三年,便长到碗口粗丈把长。

175水位时,不论大小粗细,它们都一声不吭地沉没到水下,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直到库区泄洪了,才从水底冒出头来,舒心地呼吸几大口空气,重新过起“扬眉吐气”的日子。再给点时间,它们便长成了一片片翠绿的小森林,在长江的边坡上,站立成一道道豪壮的方阵。

秋天到时,杉树叶一夜之间又全部变成金灿灿的黄色,好看极了。



投稿邮箱: kjwtzx@163.com